



★摄影组织和团体--黑白影社

2006-06-19

1929年10月，陈传霖、林泽苍、林雪怀偶尔在上海南京路的摄影画报馆聚会。陈传霖提议要组织一个摄影团体，立即得到另外两位的赞同。经过商量，分别去邀集有关人员。12月即在上海四川路的大中华酒楼召开了筹备会，参加筹备会的除上列三人外，还有聂光地、曹云甫、向慧庵等。会上对社名、章程和有关事宜进行了商讨，并决定很快把这个组织建立起来。1930年元旦，黑白影社召开大会，宣告正式成立，当时只有七名社员，他们是：陈传霖、林泽苍、林雪怀、聂光地，曹云甫、林云声和余堂庸。社址设在上海跑马厅路485号卢施福的医寓内，卢施福也成为黑白影社的重要成员之一。

黑白影社一成立就制订了“黑白影社社章”，对于定名、宗旨、社员、纳费、组织、社务、取消资格、修改社章等各项都有明确规定。其宗旨是：“本社集合有浓厚摄影兴趣者，共同从事研究艺术摄影，以表扬我国文化增进我国在国际艺术界之地位。”对入社成员的要求是：“凡与本社宗旨相同而品行端正者，不论摄影经验深浅，及营业与非营业者，签订志愿书请求入社，经委员会审查合格，均得为本社社员。”

关于黑白影社的宗旨，其主要代言人陈传霖在总结“八年来的黑白影社”时，有过进一步的表述：“我们知道自己在中国摄影界中所负的责任，是要替这黑与白的艺术在中国开辟一条广平的大道，是要使这艺术也成为我们中华的民族艺术。所以我们要使这艺术在质和量上都有相当的成功，要使我们的黑白艺术也能列入国际的摄影之宫，这是现实赋予我们的两个使命，也是‘中国影艺落后’日夜督促着我们，鼓励着我们的两条鞭影。”要为摄影艺术成为民族艺术开路，要使中国摄影艺术在国际影坛中占有相当的地位。比之华社“研究摄影艺术为宗旨”的笼统提法，不但明确得多，而且洋溢着一种爱国主义的热情和振兴中华的精神。民族危机的加深，使黑白影社的成员们“明白了现阶段影艺和整个民族命运的联系”，他们已开始自觉地把发展摄影艺术和国家、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考虑了，这在当时是一大进步。

黑白影社对社员资格的规定特别指出不论摄影经验深浅，不论资排辈，提倡正直和平等，纠正了华社的关门主义做法，社员发展很快，到抗日战争前夕，社员已遍及上海、北平、南京、广州、天津等大城市以及浙江、江苏、安徽、山东、江西、广东、广西、河北等省，还有海外侨胞和港澳地区摄影人士参加，共计有社员168人。这是二三十年代最大的一个摄影团体，实际上具有全国性的规模了。我国著名的摄影家沙飞（当时名叫司徒怀）、吴印咸、吴中行、敖恩洪、吴寅伯和画家叶浅予等，都是当时黑白影社的社员。

黑白影社的组织也比较完备。由全体社员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，设委员5人，负责领导全社一切事务。在执行委员会下，设文书、会计、庶务、展览、编辑、研究、旅行、交际8个股。各股正副主任由社员推选。执行委员和正副主任均为职员，任期一年后由年会改选，可连选连任。社章还对各股的具体事务和职责作了明确的规定。

黑白影社的社员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，从职业看几乎是七十二行行行都有，但主要是新闻界、电影界、教育界、法律界、工商界、金融界、宗教界、医务界以及照相行业的从业人员，也有少数国民党军界、政界人物。

黑白影社很少组织集体活动，有时三、五人外出拍照，也是自由组合。社员的作品，都是影展前送到社里供评选。平时每隔数月，由执行委员会召集社员，借上海江西路四川路口邓脱摩西餐馆聚会一次，进行作品观摩，餐费自理。但执行委员会的常会和社员的年会，虽未能如期召开，却还是尽量坚持的。

黑白影社，共举办过4次规模较大的“黑白影展”，两次陈传霖、卢施福的联合影展；出版3册《黑白影集》；1936年7月还创办了《黑白影刊》，原定为季刊，但没有坚持下去。《黑白影集》是第2、3、4届黑白影展的作品选集，图文并茂，保存了黑白影社创作的主要成果和理论文章。

黑白影社的作品，良莠并存。题材比华社的作品更加广泛，除一般的风景、花鸟、静物、肖像、建筑、人体以外，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和社会面貌的作品，占有相当的数量，比之光社和华社，和普通人民的生活是更加接近了。如司徒怀的《勤俭》，陈传霖的《疗饥》、穆一龙的《危坐》、《日出而作》、敖恩洪的《荷锄晚归》、胡澜生的《刻字者》、苏锦元的《搜刮》、吴中行的《良伴》等等，描绘劳动人民的生活，寓意深刻，形象动人，刻画了在旧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形象，是对旧社会的揭露和批判，对吃人的旧制度的无声的抗议。另如吴印咸的《难兄难弟》、史震怀的《为谁辛苦》，前者拍摄了一对被罩住嘴巴的毛驴，后者是采蜜的工蜂，借物寓意，劳动者不得食，不自由，可以引起无穷的联想。《黑白影集》第3册的第1幅，是林泽苍的《关山静寂，壮士无颜》，画面是空荡荡静悄悄的长城关隘，在时局紧张，日本军国主义者即将发动妄图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前夕，发表这样一幅画面，不能不使人触目惊心。

黑白影社的作品，当然还有如公开宣称的另一面：“我们只求兴趣——我们为兴趣而工作，而努力。”在旧社会里，在阶级对立的二三十年代，人们的兴趣是可以完全不同的，置国家民族命运于不顾，在人民的血汗中寻欢作乐的人，他们的兴趣并不高雅，低俗的作品也有一定的数量。

但从总的趋势看，黑白影社的作品，正在逐渐接近人民。当黑白影社的社务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，日本侵略者的战火烧到了上海，一切活动被迫停止。

——摘自《中国摄影史1840—1937》（中国摄影出版社）

版权所有 中国摄影家协会（英文缩写：CPA）

Copyright (C) China Photographers Associ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